

暖省

八千里美人俠士記
(十) 女 俠 張 俠 飛
(壹)(三)(五)
機生

那方梁二位的相貌，也還像外邊又走進來一位青年的女子。那女子穿着一身米色的衣服，下面繫着灰色裙，行步嬌婉極了。纔有美人半度之貌。她一直走到入屋來，纔看清楚她的面目。依稀似乎有些親熟的。但是細看却又認不得。因為是初見面的。又是男女有別，二人不敢多看。那女子却面上微發的一笑，走了上來。那張澤長却不問人介紹道：「方梁兩位先生。」這是小女俠飛燕想來用我介紹。兩位已見見過過了。她便引導兩位到這避的裡的人。在路上她不過改扮了男裝。所以自己便完全不認得的。但是她為何引領自己到這裏，這種敢於收留自己的又持着什麼保障？這裡究竟是個什麼人家，自己的心中，俱為不明白。不過在這個初見面之時，不好出聲動問。於是祇說了幾句寒暄的話，二位卻連飛燕父子都沒有說有笑的。很爲大方。就在這方橫三兩里之內，從來沒有人敢對於虎頭三少輕搖虎旗的。因為他固然恃着家裏有人做大官，具有炙手可熱的勢力，而且手上也練的好好幾路拳腳；等閒的人，不易近他的。是以以觀前一方人，側目。如今得兩位把他的銳氣挫動，使他知道世人並不盡可欺。真可說得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至於他的勢力，雖然可以，但是兩位水火一心一點，在這裡稍爲休息一下，避過他的風頭，果然穩當。他也沒有法子可以奈何兩位何的。張飛燕這樣說了，張澤長也點點頭說的話不錯。如今把這避火勢暫時退過一下，將來幸不會有什麼危險。說到這裡，方丈錫盞卻又慢慢的起來，盤足靜坐，避不這些禪關佛果的事。常和那虎頭三少相鬥之時，便不再如此拱手讓牠，鬚情打一兩個痛快。如如此即使不能把自己挑弄疲倦的。打一個暢快之後，最少可以把他的威風掃地，使他以後在地方上不能像以前的指揮自如。叱咤喧嘩，以爲榮貴的。他三不爲己甚。所以除是在拳棒上有相當認識的人，纔看得中是誰勝誰負。知道那虎頭三少是吃了虧，否則他仍舊可以蒙馬虎皮，把自己看得像天上少有，地下絕無，一世未有遇見過敵手的。方丈錫一面把昨天打架的經過說出之時，一面心中有說不盡的懊惱。但是張澤長却安慰他，留往的事，已經是已的了。由他過去，再也消不去述說憤恨他。至於昨天的打架，如此結果，却也未可厚非。因爲虎頭三少跌砒不下，恨的也不深。在情勢上說來，你們除非馬上把他打死，即使他想報復，也苦無復仇的利器。到了死時，結下的冤仇便斷。終歸不是個出門人的利害。張澤長這樣說，把方丈錫的憤懣不平，緩靜下去許多。他們幾個個人說話越發多，談得越發起勁。張家的，早就受了小和尚吩咐，準備酒飯。此時僕人便上來稟報，說道飯都已擺好了。請他們出去用餐。大家到了一堂食，分賓主坐。彼此都是襟懷磊落的人，並不拘拘於繁文縹節。那一席酒喝，雖然只是呷些淡辦的，然而却也很不高興。梁飛燕一面喝着酒，一面瞧了幾次，知道這一家人手上一定很有幾個錢。並且是常常有些排場的。否則一時之間，也不能够弄得出這樣的酒飯來。但是有一件奇怪的，便是以這樣規模壯闊的人家，而大概看來，主人家祇有張澤長跟飛燕父女二人，其餘奔差趨隨的，却盡都是些僕役之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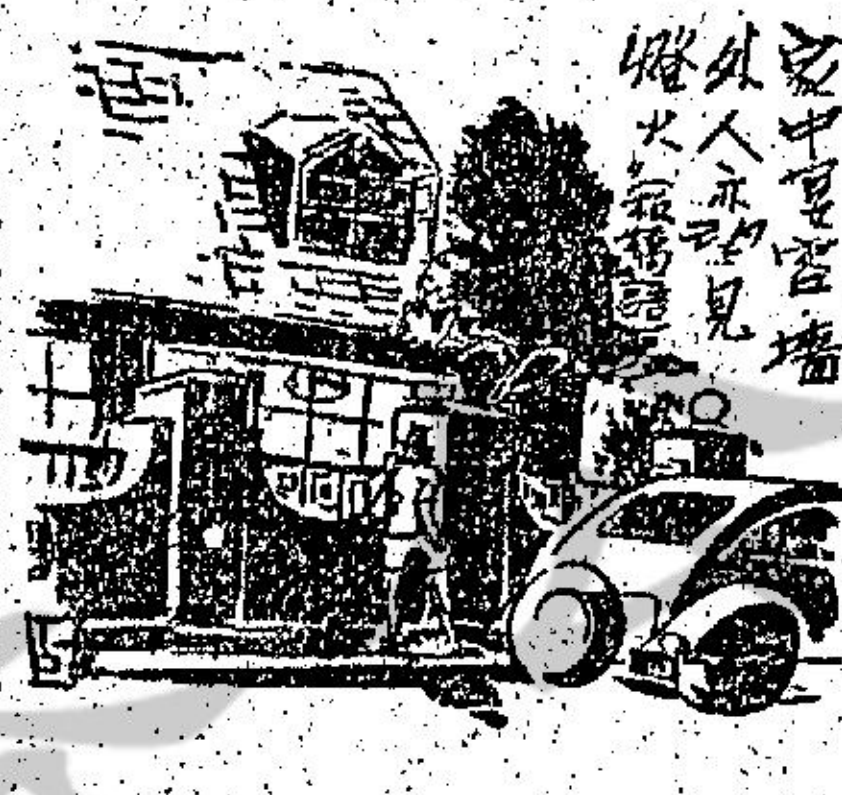
未完

花之漠沙

想你的！」碧霞見呼圖這樣蒼逸下來，心裏一面想着將子將呼圖抵償，一面裝着很悔過的样子，向呼圖說道：「唉！王爺！我一時驚駭，聽了那個何其偉的狡辯，至將素約偷了，與他一同逃回中國，怎想到了心將自己的色相整個贖

浮海記

作車夫。猶不能爲
 我馳驅出游乎。積
 秘書長聞命。如來
 輪音。立從携來皮
 手包內。取出車夫
 外袋一個。卸下車
 掛長衫。穿起車夫
 外套。手挽手。牽
 遛蜜絲孔出門登車
 。意氣洋洋。馳循
 洋場十里。途中遇
 見相識者。則故爲
 掩鼻而行。示以矜
 驕之色。比諸晏平
 仲之車夫。其態傳
 爲傲岸也。一時
 各映相誇師見之。
 莫不爭先恐後。以
 快機追隨擁擠。不
 數日間。各查刊小
 報。皆登列此新奇
 絕片。相傳以美談
 。此爲夫子離去上
 海以後之事。吾今
 一述之。不覺常來
 客。亟呼蜜絲孔出
 而招待。詎蜜絲
 孔已借藉秘密已驚
 車出走。不得已乃
 命其孫逸太。請齡女
 士出面招待。實
 將夫人乃爲女露齡
 之妹。來此惜慰。
 如同己家。無須招
 待。惟夫子極請究
 禮節。不然。恐人
 將夫人居左。孔夫
 人居右。夫子居於
 白。對於將夫人亦
 變爲備至。夫子至



摩登的四書五經

前失婦。曰。大伴禮
 公娶於吳。爲同姓
 謂之吳妻。曰。太
 公以爲知識。何歎
 夫子笑而不答。
 曰。古人謂男女
 用。

大學
 是故君子。先慎乎
 德。有德此有人。
 有人此有土。有土
 此有財。有財此有
 用。

幽數子註。所謂
 君子者。乃指權
 君子而言也。爲
 君子最重要者。猶
 煥土。待土比
 較得財爲有用。
 只要土而不要財
 者。權君子之德
 財。本也。德者末
 也。民爭利。是皆財
 散。財散則民
 聚。是故。言信而
 用者。亦恃而入。
 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

三三三

又荷歸。適實甫至。遂以當日會晤事告之。實甫曰。然則聯合會中書記所言陳二小姐。當即陸女士。昔日臺面之際。委揭矣。其人品格究如何者。又荷曰。美善。最奇者。彼既局處專制家長淫威下。容色宜有變態。而事實豈不然。致致嫵媚。神采奕奕。其書讀而目光潑外已極。是可詫也。實甫曰。咸周八人傳言之過。其家庭未必刻酷至此。又荷曰。若非家長束縛醜之。何必放牧隨行踪。至乎號愛而女。隱其姓名也。實甫曰。是或出自游戲。願別人以為快耳。……雖然。彼陸女士何名。汝今日見之。當已頗熟矣。又荷曰。吾未敢問。陸夫人又不以見告。但知陵有女。名珠珠耳。實甫忽取又荷腕視之曰。此鑽戒。雖日未肯見。又荷笑曰。此陸女士所贈耳。實甫詫曰。真耶。陸女士前此若持。今乃旋爾許。至於保關贈焉耶。汝素未嘗大言欺人。今非詐我。故終不欺信也。又荷曰。我可指明燈以為誓。此環確陳二小姐物也。實甫笑曰。此言即彌天大謊。汝但誓為陸物。不敢復道一語字。可見物用竊取。若韓橡之偷香。何無行也。又荷曰。實相告。此珠珠惡作劇。叫自陸手。強以吾指。彼師謂珠作外上人也。實甫曰。然則汝宜還之。何便携返。曰。爾時中酒。血脈憤張。指粗而不得出。陸夫人命我歸。徐圖脫耳。實甫却海環光曰。以吾估之。價值值五百金許。二小姐有之。其家財富可知。又荷曰。陸家局面尤宏麗。居器服飲饌皆華盛。不知其先世仕商耶。我意彼家於舊族中。際合詩書之澤。未必尚起家也。實甫曰。他日絮我一遊可乎。又荷曰佳。陸夫人風雅而好客。人極談詠。見汝必歡喜承迎。二方婉媚。語話。富間忽作巨响。如物平墜者。則愕然回首。有白貓猶奔於前。又荷家貓逐于後。實甫曰。汝雖狡又另覓新歡。又荷曰。汝言猶使我復憶一事。陸夫人謂陸家亦著貓善文魚。惟魚屢斃而貓亦復去。吾為語相。實甫曰。他以鮮雞。贈之。亦足表其誠。意也。二夫既至夜分。實甫辭去。又荷甫欲寐。忽電話鈴响。接聽則陸夫人。急電告之。為恐不用其機。今之逃歸。四處不即同中國之愛國志士。比比皆是。

[illegible]

特約專電

特人親迎之
 公司將此劇
 大戲院爲供
 特由舊曆
 云、又該院
 輝一觀衆
 續映云、
 陳伯境入室
 一經治癒
 奎堂藥行懸
 特于每
 統二樓應診
 酒店、七
 八時、演
 樂秩序、
 續將各報
 讀六百四
 刻、收接

此糕功能
 於殺菌消
 毒之中兼
 有固本培
 元之效大
 瓶壹元小
 瓶五角

糕齡通蜀

消息

、為老名醫
標本兼顧
在德輔道
對海病者
大南街九
堂應診云。

秩一序

、轉播香港
七時五十五
氣候報告
十一時充歌
傳、登聯

九時至九時一

特人親迎之
 公司將此劇
 大戲院爲供
 特由舊曆
 云、又該院
 輝一觀衆
 續映云、
 陳伯境入室
 一經治癒
 奎堂藥行懸
 特于每
 統二樓應診
 酒店、七
 八時、演
 樂秩序、
 續將各報
 讀六百四
 刻、收接

此糕功能
 於殺菌消
 毒之中兼
 有固本培
 元之效大
 瓶壹元小
 瓶五角

糕齡通蜀